國史紀聞卷之四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沁水臣張銓輯

男錦衣衛指揮同知臣張道濬訂

門人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臣徐揚先較

建文皇帝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五月辛卯皇太孫卽位

詔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上大行皇帝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孝慈皇后曰高皇后

葬孝陵

遵遺詔儀物一以儉素不用金玉

以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事

泰受顧命草遺詔令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悅曰此齊尚書疎間我也子澄初爲東宮伴讀　帝爲太孫時[illegible]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illegible]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自不能支[illegible]國非不强卒亡滅者强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　上喜及即位倚任之子澄遂與泰議削奪諸王兵權

革冗員併郡縣

六月以方孝孺爲翰林侍講學士

孝孺在漢中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甚喜　上即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侍講尋進學士

以蹇義爲吏部右侍郎夏原吉爲戶部右侍郎

秋七月遣周王橚至京廢爲庶人

橚初封吳國錢塘後改封周國開封洪武二十二年棄國來鳳陽遷之雲南未行愿還國至是人告橚反　上命曹國公李景隆即訊之景隆大索金寶橚不能應竟坐反逮至京竄雲南諸子並流放已召還南京

八月以雲南布政張紞爲吏部尚書

紞在滇數年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經費程度皆爲裁定夷民悅服洪武中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賜璽書褒美至是召爲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

以陳迪爲禮部尚書

九月長星隕有聲如雷

冬十月熒惑守心

十一月謫前監察御史解縉于河州

太祖崩縉來奔喪有司劾其違詔謫河州衛吏

逮岳池訓導程濟于獄

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繫至京將殺之濟大呼曰　陛下且囚

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乃下于獄

以刑部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事謝貴張信爲北平都指揮使

諸大臣言藩王相繼告變藩國所在宜簡精强謀略有威望者爲守臣彈壓乃命昺與貴往北平伺察燕王時廷臣耑務削奪親藩諸王皆不自安于是都督府斷事高巍上疏曰今欲弱侯王定經制臣請借漢爲喻漢高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卒遺文帝不治之痼疾故賈誼歷屢指股之喻痛哭流涕之談無非欲削奪六國意也賴文帝寬仁吳王几杖之賜折其不臣之心迨厲王謀反僅廢處蜀郡已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謠景帝寬厚不如文帝又晁錯輔以刻深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文帝付託得人民心輔漢幾危社稷晁錯不能辭其責矣我　太祖高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太行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宜君宜王故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

土各居形勢之地比之前古雖分封過制而
高皇帝之聖謨神慮無非欲護中國而屏四夷
也今親王固多驕逸不削則朝廷綱紀不立削
之則傷親親之恩此皇上所難處也以臣愚見
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
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兗楚湘齊兗楚
湘子弟分王于秦晉燕蜀其寧遼谷代慶肅等
府類比而分王之少其力而分其地則藩王之
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　皇上待親王盡親
親之禮其賢如河間東平者下詔褒賞之其驕
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
之三犯而不改者然後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
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哉疏入　上奇之然不
能用也

十二月以王叔英爲翰林修撰

叔英黃巖人篤志力學洪武中徵至京辭還已
用薦爲仙居訓導遷漢陽令時方孝孺欲復井
田叔英貽書阻之略曰天下事固有行于古而

亦可行于今者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此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愼刑賞明利害定法制皆援古證今可見諸行事又曰　太祖除奸刑穢抑強勁硬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故病去則宜調燮其元氣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深有補于時云

以董倫爲禮部侍郎

倫初爲左春坊事　懿文太子太子薨出爲河南叅議嘗上封事數千言皆稱旨尋以詿誤免官　上即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書順老堂三字及髹几玉鳩各一

以王紳爲國子監博士

紳禕之子也禕被害雲南紳甫十三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煢煢憂患中篤學不輟宋濂一見器之曰子充有後矣蜀玉聞其賢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骼未返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即死所哀奠號慟幾絕道路悲之至是給事中徐誠等薦之遂有是命

頒監察御史尹昌隆疏于天下

時　上視朝稍宴昌隆諫曰昔　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庶績咸舉天下乂安　陛下嗣守太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求食今乃日宴臨朝曠廢天工上下懈弛臣恐非社稷之福也　上嘉納之詔禮部頒行天下使知朕過

以宋懌爲翰林侍書

懌濂之孫也

以王鈍爲戶部尚書鄭賜爲工部尚書

己卯建文元年春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奉　太祖高皇帝配

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

禮部侍郎兼學士董倫王景彰爲總裁官翰林修撰李貫國子博士王紳齊府審理副楊士奇等爲纂修官

以周是修爲衡府紀善

是修太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爲霍丘訓導入見　高皇帝問居家何爲曰教子弟孝弟力田高皇帝喜擢爲周府奉祠正逾年陞紀善建文初周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是修以嘗諫詩得免改衡府紀善是時衡王未之國是修留京預翰林纂修數陳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衆怒共挫折之是脩屹不爲動

更定官制

陞六部尚書正一品設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改戶部十二司爲　民度支金帛倉庾四司刑部十二司爲詳憲比議職門都官四司六部諸司去清吏字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改通政司爲寺通政使

爲通政卿通政參議爲少卿寺丞增置左右補
缺左右拾遺各一人復置大理寺改爲司卿爲
大理卿左右寺正爲都評事寺副爲副都評事
司務爲都典簿改太常寺卿爲太常卿少卿寺
丞分左右又改大理祠祭署爲南郊祠祭署泗
州祠祭署爲泗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爲新豐
祠祭署又增鍾山祠祭署及司圃所改光祿寺
卿爲光祿卿少卿寺丞分左右而陞少卿從四
品者丞二人增監事二人改太僕寺卿爲太

僕卿增典廐典牧二署設騶騶十五羣遂生三
羣分隸二署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詹事府增少
卿寺丞各一人賓客二人又置資德院設資德
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贊禮贊書著作郎各三人
掌籍典簿各一人國子監陞監丞爲堂上官增
司業二人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人改
鴻臚寺卿爲鴻臚卿分少卿寺丞爲左右而併
行人司于鴻臚寺翰林院增承旨一人學士一
人文學博士二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

史二館文翰館設侍書而改中書舍人爲侍書文史館設修撰編修檢討改謹身殿爲正心殿設學士一人罷華蓋文華武英三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文淵閣設典籍二人革六科左右給事中改五城兵馬指揮司爲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爲兵馬副兵馬始置京衛武學教授一人啓忠等齋各訓導二人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使一人堂上官各陞一級改按[illegible]司爲十三道[illegible]

課司爲都轉鹽運使司革五軍斷事官及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五司官增親王官賓輔二人正三品伴講伴讀伴書各一人長史一人左右長史各一人審理正典膳正奉祠正良醫正典寶正並去正字審理副等改爲副審理等郡王賓友二人正四品教授二人記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禮三署典印典祠典禮各一人典饌典藥二署典饌典藥各二人典禮署引禮舍人二人儀仗

司吏日一人賓輔三伴賓友教授進對侍坐稱
名不稱臣見禮如賓師

燕王來朝行御道登陛不拜

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　帝曰王朕叔父
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
人酷類　先帝夫北平者强幹之地金元所由
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
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
至明莫能察　帝覽奏大驚翼日語敬曰燕王
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敬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
上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二月追尊　皇考懿文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
皇妣懿文皇太子妃爲孝康皇后
立妃馬氏爲皇后子文煃爲皇太子
封弟允熥爲吳王允熞爲衡王允熙爲徐王
詔薦賢養老墾田興學察吏旌孝賑貧掩骼贖鬻
子減田租
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

三月　上祀先師幸太學

燕王還國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留京師尋遣還北平

齊泰欲先收三人黃子澄曰不可事覺彼先發有名且得爲備莫若遣歸使坦懷無疑也世子兄弟皆魏國公輝祖察高煦異常密奏曰臣觀三子中獨高煦勇悍無賴自倚騎射非惟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請留之　上以問輝祖弟都督增壽與駙馬王寧皆力保無他　上乃遣之歸國瀕行高煦竊入輝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比追之已渡江矣世子等既還得京師動靜甚悉　燕王喜曰吾父子相聚此天贊我也吾事濟矣及燕兵起高煦宣力爲多

上始悔不用輝祖之言

逮北平按察司陳瑛安置廣西

僉事湯宗奏瑛容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遂逮之

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亦上變告逮府中官旗于諒周鐸等伏誅

遣都督宋忠將兵屯開平

時燕庶皆有告變者黃子澄上言燕王久稱病而日練軍士招異人術士反形已露討之不可不亟　上曰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齊泰曰今邊報北虜聲息但以防邊爲名發軍戍開平燕府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剪其羽翼無能爲矣不乘此時圖之噬臍無及也　上頷之乃遣宋忠率兵三萬及燕府護衛健卒屯開平名備胡實以圖燕

遣都督徐凱練兵臨清耿瓛練兵山海關

遣採訪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

遣都御史暴昭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勉等

二十四人

京師地震求直言貶監察御史尹昌隆爲福寧知縣

昌隆疏言奸人專政陰盛陽微謫見于天執政大怒斥之未幾中使誣昌隆訕說下獄事白得釋

四月湘王栢自殺

王好學能文章武勇絕人或告王反遣使召訊王懼縱火自焚妃從之闔戶皆死

召齊王榑至京廢爲庶人

府人曾名深上變告王反召至拘留京師與周王同繫誅護衛指揮柴真等

幽代王桂於大同廢爲庶人

縶岷王楩於雲南廢爲庶人

五月選補儒學官

六月召解縉爲翰林院待詔

秋七月燕兵起號靖難北平掌布政司事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皆死之

昺貴至燕察知異集兵部署守王城柵斷九門防備嚴密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亦知其謀諫不聽誠密疏以聞　文皇佯稱病篤大暑圍爐搖頭曰寒甚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爲意誠逢辰密告昺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

勿解防恐一旦不可測初昺以吏李友直機警寄心腹令詗府中事友直輒泄昺謀以故府中得爲備時蘇州僧姚廣孝在燕邸中日夜爲文皇畫策贊出師北平都指揮張信與昺貴同受密旨使圖　文皇日以爲憂其母疑而問之信以實對母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氣在燕王者不死非汝所能圖也母妄爲禍家族信乃乘婦人輿密造府見　文皇拜床下時　文皇稱病不言久矣信曰殿下無恙何不以情語臣今

朝廷勅信執殿下若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即有意宜告臣文皇見其誠乃遂告以密謀立召廣孝及燕山護衛指揮張玉千戶朱能定計起兵　文皇曰昺貴已先防非計擒二人不可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　文皇盡縛官校至庭中召昺貴入與械去昺意　文皇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遂與謝貴俱入至端禮門伏兵起縛昺貴　文皇擲杖起曰我何病爲爾輩所逼耳昺貴不服皆被害北平都

指揮彭二聞變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入端禮門健卒龎來興丁勝　文皇遣格殺二兵亦散　文皇大恨草誠遂殺誠族其家余逢辰泣諫并殺逢辰朱能張玉遂焚諸柵奪九門撫綏城內外三日悉定都指揮使余瑱走居庸馬宣巷戰不勝走薊州宋忠自開平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　文皇上書言　皇考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　宗社爲磐石安不幸　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黃子澄輩包蓄禍心恣讒奮毒假　陛下之威權剪　皇家之枝葉橚槫栢桂楩五弟不數年間並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軌輒削爵奪土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栢尤可憫闔室自焚　聖仁在上胡寧忍此此非　陛下之心皆奸臣所爲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　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于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

親恒思加愼爲諸王先而奸臣蔽　陛下之聰
明誣直爲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筆楚刺蘗
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
昺等于北平城內外圍守臣府大小凜凜如臨
湯火已而護衛人執貴昺始詢知奸臣之謀號
地呼天擗踊無訴竊念臣于懿文皇太子同父
母兄弟也今事　陛下如事天也權奸之心不
止害臣譬伐大木先剪附枝親藩夷滅朝廷孤
立姦臣得志　社稷危矣伏望　陛下　察日月之
明奮雷霆之斷去此兇慝以肅清朝廷永
宗祊臣又竊計姦黨蟠結深固恐　陛下未易
除之伏覩　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姦惡
則親王訓兵待命　天子容詔諸王統領鎮兵
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惟　陛下念之

通州衛指揮房勝以城降燕
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攻北平不克死之
宣至薊州起兵西將攻北平遇張玉戰不利退
守薊州玉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又敗被執罵

不絕口而死指揮毛遂以城降燕
遵化指揮蔣玉密雲指揮鄭亨皆以城降燕
靖難兵攻懷來錦衣衛指揮宋忠北平都指揮使
余瑱彭聚孫泰戰敗皆死之
余瑱守居庸關簡卒得數千人將攻北平　文
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必得此後可無北
顧憂乃令指揮徐安鍾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
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宋忠　文皇曰宋忠
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出精兵八千卷
甲倍道趨懷來獲諜者言忠謂諸將士家在北
平者並為燕府誅滅激使努力復讐　文皇善
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為先鋒呼其父子兄弟相
問勞將士知室家無恙遂無鬬志忠倉卒列陣
未成　文皇一麾渡河大戰都指揮孫泰慷慨先
登頗有斬獲　文皇擇善射者並射泰中矢流
血被甲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之都指揮彭聚
亦力戰而死忠敗走入城余瑱同被執皆不屈死
永平指揮趙彝郭亮以城降燕

大寧守將卜萬引兵進攻燕爲其部將陳亨所執
都指揮卜萬與其部將陳亨劉貞引大寧兵號
一萬出松亭關將攻遵化萬素有威名陳亨陰
欲輸款于燕畏萬不敢發　文皇知之乃貽萬
書盛稱萬而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
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回
獲卒見之尋遣與俱而不與賞卒大恚至即發
其事陳亨劉貞搜賞卒衣得與萬書遂縛萬下
獄聞于朝籍其家

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
都督寧忠爲左右副將軍帥師進攻北平
時　上方銳意文治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
法度以燕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不早
禦之恐河北遂失請急發兵遂遣炳文等總大
軍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盛庸顧成平
安等各率偏師步騎號百萬分道並進直搗北
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給軍餉
置平燕布政使司于眞定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布

政司事

八月靖難兵攻破雄縣執都督潘忠楊松

時兵分三道耿炳文駐真定徐凱駐河間潘忠楊松駐鄭州張玉謂　文皇曰鄭州兵阨吾南路宜先擒之　文皇遂命玉為先鋒率衆渡白溝河圍雄縣破其東門盡殺守陴卒潘忠楊松率兵渡月樣橋逆戰遇伏大敗被執

靖難兵至真定耿炳文迎戰敗績李堅寧忠顧成皆被執[illegible]成降

鄭州之敗炳文部將張保降燕因言炳文兵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　文皇厚撫保遣還令言雄鄭敗狀燕兵旦夕且至諸將言今間道掩其不備奈何告之　文皇曰吾固使知之則河南兵必北移併力拒我可一舉而盡敗不然縱能破其北岸兵南岸之軍乘吾疲勞渡河接戰勝負難必矣炳文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　文皇至真定炳文出城逆戰　文皇使張玉朱能等接戰自率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衝陣中

炳文大敗急奔入城敗卒爭門相蹈藉死者甚
衆李堅寗忠顧成皆被執　文皇謂成先朝舊
人解其縛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世子居守炳文
閉門自守燕兵攻三日不能下　文皇還北平
炳文老將善戰至是敗　帝始有憂色

以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北進召耿炳文
還

上聞炳文敗謂黃子澄曰奈何子澄對曰勝敗
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備
不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
四面攻之彼衆不敵必成擒矣　上曰誰可將
者子澄曰景隆文武全才可以當之前若舍炳
文而用景隆豈有此失遂遣景隆代炳文命高
巍參贊軍務御史韓郁上書曰諸王親則太
祖遺體貴則　孝康皇帝手足尊則　陛下叔
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
殘戮其心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夫
脣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

被擢而齊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乎經營已久軍需輒乏將不効謀士不効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勸　陛下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　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海無及矣[illegible]

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各命其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　宗廟之靈　宗社幸甚不聽

谷王橞還京師

召遼王植寧王權還京遼王至徙封荊州寧王不至削其護衛

九月江陰侯吳高都指揮耿瓛楊文帥遼東兵圍永平

李景隆師次河間

文皇聞景隆代將語諸將曰李九江豢養子寡謀而驕矜色厲而中餒忌刻而自用未嘗習兵見戰而輒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也趙括之敗可待矣復偵知景隆軍中事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政令不修紀律不整上下異心死生離志一也北平早寒南卒裘褐不足披冒霜雪手足皸瘃又士無贏糧馬無宿藁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好諛喜佞專任小人五也[illegible]備必無能爲然吾在此彼不敢至今須往援[illegible]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illegible]在後必成擒矣

靖難兵援永平吳高退保山海關

諸將聞李景隆且至勸守北平恐出援永平非利　文皇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世子推誠任人足辨禦敵若全軍在城祗自示弱彼得專攻非策之善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內外犄角破敵必矣吾出非專爲永平直欲

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至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而破九江也高聞　文皇且至果退屯山海

吳傑兵潰于眞定遁還京謫爲南寧衛指揮使

冬十月靖難兵襲破大寧執寧王權以歸守將朱鑑死之

文皇欲襲大寧謂諸將曰曩予巡塞上見大寧朶顏諸夷驍勇善戰戍卒皆閭左罪謫思歸之士吾取大寧斷遼東得胡騎助戰率戍卒而南吾事濟矣諸將請先破景隆後攻大寧　文皇曰今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將士悉聚松亭關老弱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綏其家屬松亭之衆不降則潰北平深溝高壘守備完固縱有百萬之衆未易以窺吾正欲使其頓兵堅城之下還兵擊之而拉朽耳諸公第從予行毋憂也遂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遣書寧王言窮蹙求救寧王邀　文皇單騎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

且破北平并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信之爲草表請赦居數日款洽不爲備　文皇銳兵出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陰結諸胡酋長及戍士皆喜定約　文皇辭去寧王餞郊外伏兵起執寧王諸胡士卒一呼皆集都指揮朱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都指揮房寬遂降劉貞陳亨自松亭關來援亨襲破貞營降燕貞夜負勑印浮海還京師

十一月朱景隆攻北平靖難兵以胡騎遲援景隆逆戰大敗奔德州

景隆聞　文皇攻大寧遂引衆攻北平築壘九門又結九營于鄭壩村以遏　文皇歸路令壘營人各爲戰非受令不得輕動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並乘城擲瓦石景隆令不嚴軍忽退都督瞿能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奪張掖門而入燕衆披靡不敢當顧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同進能乃還城中於是夜汲水灌城天寒氷結不可登

矣　文皇盡拔大寧諸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馳援北平景隆遣都督陳暉渡白河遇　文皇戰敗僅以身免　文皇乃悉精銳攻一營盡殲之莫有救者連破七營遂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前城中亦出兵內外夾擊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燕兵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委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　文皇再上書言竊聞朝廷論臣不軌之事八謹陳其詳惟　陛下戒察其一[illegible]

額祖訓王府官軍不拘數目此奸臣枉臣一也二謂不當無事操練人馬祖訓親王不時教練軍士此奸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不當于各衛選用官軍祖訓王府千百戶官從王于所部軍職內選用開奏此奸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韃靼健卒本洪武中歸附處于北平　皇考命于護衛歲給衣糧備虜此奸臣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異人術士養于府中日夕論議爲非竟無主名此奸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

四門不當僭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祖訓凡王府守禦宿衛護衛均番此奸臣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宮室僭侈此　皇考所賜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此奸臣枉臣七也其八謂臣子高煦過涿州擅笞驛官此臣失教然笞一驛官遂指爲臣不軌之迹寃濫已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奸臣枉臣八也　陛下與臣骨肉懿親奸臣猶得誣以極惡則疎遠小臣天下[illegible]冥死地可望[illegible]不[illegible]

蓋今諸王之中臣序爲長周齊湘代岷五府[illegible]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譬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　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惑去此奸慝又罪狀在廷齊黃諸臣傳檄天下

十二月廣昌守將楊宗叛降燕

薊州鎮撫曾濬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

罷齊泰黃子澄

以燕府表二人之罪陽罷之陰留居京師籌畫

復以茹瑺爲兵部尚書

加李景隆太子太師

景隆敗子澄等匿不以聞　帝一日問子澄外間傳軍中不利何如子澄對曰聞交戰數勝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暫回德州待來春更進景隆復以扼退燕師聞故有是命且遣使齎貂裘文幣白金珍醞賜之

省躬殿成

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爲退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其中以尚父丹書之旨夏書聲色宮室之戒命方孝孺爲銘

徙肅王楧于蘭縣

叅贊軍務高巍使北平

巍上言臣願使燕披忠膽陳大義曉以禍福及親親之誼遂遣往燕上書　文皇其詞曰志慕仲連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　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　聖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

考妣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　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始之謀逆者擒送京師或劾而奏聞或請解護衛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檄遠邇大興甲兵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奸雄乘釁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眞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大王同心之士大約

不過三十萬大王與　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于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脩親好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悖事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于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久蒙　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中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

庚辰二年春正月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

二月靖難兵攻大同

改都察院爲御史府以都御史景清爲御史大夫虜可汗坤帖木兒及瓦剌王猛哥帖木兒納款于燕

李景隆率兵援大同

保定知府雒僉叛降于燕

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賜進士胡靖等及第出身有差

初取王艮第一　上以艮貌不及靖且靖策有

親藩陸梁人心搖動之語稱旨遂首擢靖初名

廣　上易其名曰靖後艮死靖難靖于永樂中

入閣復疏名廣

以胡靖爲翰林脩撰楊溥爲翰林編修俞士吉

改爲戶科給事中胡濙爲兵科給事中

賜李景隆鐵書券鉞

先是遣中官賜景隆鐵書及券鉞渡江遇暴風

破舟盡沉諸江復命再賜之景隆益專恣諸將

玩之

夏四月李景隆及靖難兵大戰于白溝河敗績走

德州

景隆與郭英等約日合兵進攻北平至河間

文皇渡白溝河來禦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之

文皇曰平安豎子當從吾出塞識吾用兵故敢

爲先鋒今日當破之使心膽俱喪安驍勇善戰互有勝負日已暝戰猶未已夜深始各收軍

文皇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辯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翼日復率衆渡河景隆督諸軍進戰平安橫槊先登瞿能佐之遂破　文皇後軍房寬狼狽走張玉見寬敗有懼色　文皇曰勝敗兵家常事不過日中保爲公破之麾衆復戰景隆使騎兵乘其後

文皇見陣後塵起曰敵繞出我後矣馳騎赴之戰甚力左右曰敵衆我寡難與持久宜退就張玉等併力景隆等呼噪益進矢石如雨　文皇馬三易三被創矢三服並射盡乃持劍奮擊劍又缺折急走登隄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等疑有伏兵不敢上隄高煦見事急帥精騎馳衛

文皇瞿能大呼滅燕搏戰不已斬百餘人會旋風起折大將旗陣動　文皇率勁騎馳入軍大亂瞿能父子皆戰死　文皇乘風縱火燔諸營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輜重器械不

可勝計景隆璽書斧鉞盡爲燕兵所獲殺溺死者二十萬人　文皇復追至月樣橋降十萬餘人景隆單騎走德州

五月靖難兵攻德州李景隆奔濟南

景隆聞燕兵至遂自德州奔濟南燕將陳亨張信入德州奪軍餉百萬轉掠濟陽儒學教諭王省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乃得釋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衆生謂曰此堂何爲名明倫今且論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而死

靖難兵圍濟南參政鐵鉉參軍高巍禦却之

文皇率衆趨濟南李景隆出戰敗績奔入城文皇圍濟南急鉉與巍悉力防禦屢挫燕兵文皇乃提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者皆哭呼曰旦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　文皇大喜是時　文皇在軍逾年往來爭戰甚苦促得永平保定及北

平三府諸府縣旋破旋堅守不肯降至是聞濟南降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即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圖江淮未晚也遂下令退軍受降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約文皇入城呼萬歲即下鐵板拔橋　文皇從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方入門門中人即呼萬歲鐵板亟下傷　文皇馬首　文皇棄馬取從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發斷橋橋不可動　文皇得渡還營大怒復合兵圍城鉉令守陴者大罵燕軍攻益急以礮擊城鉉書　高皇帝牌數十面懸城上師不敢擊又間出死士累破燕兵

都督僉事朱榮棄師還京伏誅

六月遣尚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不報

八月濟南圍解

燕軍圍濟南凡三月餘鐵鉉盛庸隨機應敵夜出劫戰晝憑城防禦　文皇百方攻之不能克姚廣孝曰師老矣　文皇乃解去　帝即軍中陞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宋參軍說鉉曰北

此計惜不用

兵南去其留守北平者皆老弱且永平保定雖
叛諸郡堅守者尚多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眞定
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
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招徠之北平
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
素稱驍悍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
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
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
軍餉盡于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
駑材無足恃莫若回守濟南牽率北兵使江淮
有衛北兵不能[illegible]沿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
逸待勞全勝計也遂不從

盛庸進兵德州燕將陳旭遁歸北平

承天門災詔求直言

九月靖難兵還北平

詔諸將毋使朕負殺叔父名

十月清遠戍卒羅義上書下獄

義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　文皇書言殿

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自古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即遂其願尤爲不可況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

平安及靖難兵戰于鏵山斬其將陳亨

靖難兵襲破滄州獲守將徐凱凱遂降燕

文皇將襲滄州于今[illegible]征遼東將士聞之頗不樂行至通州張玉朱能請曰今密邇敵境而動師遠征況遼地早寒士卒難堪此行恐不利

文皇屏左右密語之曰今南將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庸屯德州徐凱陶銘築滄州欲爲犄角之勢德州定州城守堅固猝未易圖惟滄州土城隤圮天寒雨雪修之未易便葺今狎言征遼示無南意以怠其心因其不備偃旗捲甲由間道直搗城下破之必矣機事貴密故未令衆知者慮洩也玉等稱善徐凱諜知燕兵征遼果不爲

備燕兵過直沽晝夜行三百里掩至城下凱等乃覺亟命分守城堞衆皆股栗倉皇無暇擐甲燕兵四面急攻　文皇麾壯士由城東北內薄而登踰時城破凱及都督程暹指揮俞琪趙滸胡元等皆被擒悉降于燕

召李景隆還京赦不誅

黃子澄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厲將士御史大夫練子寧亦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

以盛庸為平燕將軍陳暉平安為左右副總兵[illegible]鉉參贊軍務督諸兵北進

十二月盛庸大破靖難兵于東昌斬其將張玉

文皇率衆循河而南盛庸鐵鉉躡其後至東昌平安軍亦會遂合戰庸背城而陣燕兵擊其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圍　文皇數重文皇易服躍馬突出得免燕兵為火器所乘大敗諸軍大呼奮擊斬燕大將張玉燕士卒奔潰庸乘之殺傷無算　文皇退駐館陶北平震動

庸飛檄眞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邀　文皇歸
路
詔舉優通文學之士
辛巳三年春正月
靖難兵還北平
二月靖難兵南出至保定
初燕兵起僧道衍每云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
及敗于東昌　成祖北還問之道衍曰前固已
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
勸前進
三月盛庸及靖難兵戰于夾河斬其將譚淵復戰
敗績走德州
庸將攻北平兵次單家橋營于夾河　文皇率
衆至直薄庸陣陣堅不能動庸麾諸軍力戰斬
其大將譚淵　文皇復以勁騎掩庸陣後庸軍
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鐵攢相牽率不能先後
遂却都指揮莊得陷陣沒驍將楚智皂旗張皆
戰死是夕戰酣薄暮各斂兵入營　文皇以十

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相顧莫敢發一矢以　帝嘗有詔無使負殺叔父名也　文皇既還營復嚴陣約戰　文皇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至未兩軍互相勝負屢退屢進將士皆疲少息復戰相持甚急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燕兵乘風縱左右翼橫擊庸軍大敗　文皇追奔至滹沱河庸走還德州庸恃東昌之捷謂此舉必破北平將士咸攜金銀[illegible]

[illegible]北平[illegible]痛飲至是盡爲燕兵所獲

平安[illegible]難兵于單家橋擒其將薛祿

罷齊泰黃子澄

帝因燕兵日至不得已罷泰與子澄且密使募兵而以竄齊黃使告燕罷兵

閏三月吳傑平安及靖難兵戰于藁城敗績

傑等營藁城　文皇亦至戊戌合戰互有勝負己亥傑安列方西南燕攻其東北　文皇以驍騎循河出軍後大戰傑安發火器大弩射　文

皇下如雨矢集王旗如蝟毛安陣間縛樓高數丈登樓望見戰勝大喜麾諸軍力戰　文皇見安登樓率精騎直趨攻樓安急下樓墜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亦敗都指揮鄧戩陳鵬皆被執安傑還真定燕兵自白溝夾河至藁城三捷戰皆前北後勝有風助之異云

靖難兵掠順德廣平大名

遣大理少卿薛嵓使燕軍

先是以罷斥齊黃貽書　文皇使罷兵　文皇因上書請召諸將還　帝得書與方孝孺議之孝孺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蘆溝橋檮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彼奏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　帝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大理少卿薛嵓持報　文皇又爲榜諭數千言刻印萬張授嵓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嵓見　文

皇問　帝意云何嵓曰朝廷言殿下旦釋甲暮
即旋師　文皇怒曰是紿我也嵓惶懼不能對
燕將士譁欲殺嵓嵓戰慄流汗伏地　文皇令
護嵓南還嵓還言燕軍强盛孝孺惡之曰此爲
燕遊說也　文皇復遣武勝上書求罷兵　帝
曰燕王皇考母弟于朕爲叔父奈何必用兵爲
名孝孺諭意孝孺對曰　陛下即欲罷兵兵一
散則難復聚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
振不日有捷書聞願　陛下毋惑甘言遂下勝
于獄

六月靖難將李遠率兵至濟沛焚漕糧都督袁宇
禦之敗績

秋七月靖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之敗績

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遺書于燕世子

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被　文皇召至北平居
邸中久知高煦及三郡王與世子不睦屢纔于
父閹黃儼素奸險世子惡之儼曲事三郡王三
郡王與世子守北平高煦從　文皇軍中時時

傾世子孝孺言于　上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離也　上問云何孝孺言其故　上曰奈何間之孝孺曰世子見疑必北歸而吾餉道通矣　上曰善立命孝孺草書貽世子令歸朝且許王燕地世子得書不啓封并安致　文皇所三郡王及儼先已馳使告　文皇世子且反　文皇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故與太孫善厚語未竟世子書至　文皇曰嗟乎幾殺吾子

大昌守將房昭率兵掠保定靖難兵還援限僧道田人五畝

十月真定守將花英等援房昭與靖難兵戰敗績

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圍永平不克與燕將劉江戰于昌黎敗績

平安敗靖難將李彬于楊村

十二月以駙馬都尉梅殷守淮安

殷尚寧國公主恭謹有謀能騎射　高皇甚愛之嘗受密　命輔帝至是充總兵官守淮安悉

心防禦

虜可汗珅帖木兒死鬼力赤爲可汗

禁內臣出使侵陵吏民

高皇帝實錄成

壬午四年春正月平安率兵復通州不克靖難兵破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

靖難兵攻沛縣指揮王顯以城降知縣顏伯瑋死之

伯瑋聞北兵且至集民兵備禦以死自誓遣其子有爲還家戒之曰汝歸白大人吾不能盡子職矣及城破伯瑋冠帶升堂南面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矣遂自縊死其子不忍去復還見父屍亦自刎主簿唐清典史黃謙亦不屈死

二月靖難兵攻徐州

三月平安及靖難兵戰于淝河敗績

文皇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追躡　文皇至淝河遇伏戰敗胡騎指揮使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安兵駐宿州

靖難兵破蕭縣知縣陳恕死之

以蘇州府知府姚善參贊軍事督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入援

善湖廣安陸人志行淳實愷悌初　朝廷以吳民薰染夷俗僭侈違式繩以重法嚚者或更持短長訟蜂起難理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密各協事宜數造請羣賢考求治道山是吏民回心向義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善往候見舍車躬詣門賓問爲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賓報謁及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至學宮講經書以訓士一日饋米于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候乃先使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明公

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苟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于學宜善如期至逆芹置上座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務耳公今有官守何不談時務而及此耶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一簡以授善竟不及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善大悅及是薦芹爲行軍司馬

夏四月平安敗靖難兵于小河斬其將陳文王眞

安營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文皇騎兵合戰斬其將陳文再戰又勝斬其驍將王眞　文皇督戰急幾爲安槊所及安馬蹶弗得前燕番將王麒躍馬入陣援　文皇得脫裨將丁良朱彬被執是役也燕軍大震謀還北平

徐輝祖令諸將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敗之召輝祖還

平安諸軍營小河南燕兵據河北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燕兵敗退還營掘塹以自固時燕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輒請退屯小河東

就麥觀隙而動　文皇不聽朱能鄭亨又力言
渡河非計諸將不肯從　文皇曰欲渡者左不
欲渡者右諸將多左　文皇大怒曰任汝所之
諸將始不敢言何福引兵會平安燕軍亦懼
文皇數日不解甲矣
何福平安等及靖難兵大戰于靈壁敗績何福遁
平安陳輝馬溥徐真等皆被執
時　文皇追朱榮劉江率輕騎遊哉偏道又令
遊騎擾樵採何福乃移營靈壁平安率軍護之

運將至　文皇覘知之分壯士萬人遮擊兵士
令高煦伏兵林間戒俟敵戰疲即出擊于是明
率師逆戰以騎兵爲兩翼安引軍突至殺燕兵
千餘矢下如雨何福復出壁衆援與安合擊殺
傷甚衆北兵引却高煦窺見南軍疲即率衆突
出擊之王還兵掩擊其後福等大敗俘斬萬餘
人盡獲其糧餉福等以餘衆走入營是夜福下
令旦聞砲聲三即突圍出師就糧于淮河詰旦
燕兵攻營三震砲諸軍誤以爲已砲急趨門走

門塞不得出管中紛擾人馬墜濠塹皆滿燕軍
急擊之營遂破陳脾平安馬溥徐真等及禮部
侍郎陳性善大理寺卿彭與明皆被執何福單
騎走　文皇縱性善與明南歸性善衣朝服入
水死與明裂衣冠變姓名逃

五月靖難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降

靖難兵渡淮盛庸棄師走

盛庸率馬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淮南岸燕兵
列北岸　文皇令丘福朱能等將驍騎數百西
行二十里以小舟潛濟南軍初不知覺及漸近
營舉砲雨箭駭愕福等衝突其陣南軍棄戈甲
而走庸股慄不能上馬其下被之登舟遂爭舸
脫走北兵盡獲其船艦遂濟淮駐南岸是日遂
攻下盱眙會諸將圖所向或謂宜先取鳳陽徑
趨滁和集船渡江或欲先取淮安自高郵以達
真陽即渡江可無後顧之虞　文皇曰不然鳳
陽樓櫓堅完所守既固非攻不下恐震驚　皇
陵淮安高城深池積粟既富人馬尚多若攻之

不下曠日持久屈威挫銳援兵既集非我之利
今乘勝鼓行直至揚州儀真兩城軍弱可招而
下既得真揚則淮安鳳陽人心自懈我耀兵江
上聚舟渡江京城震駭必有內變可指日收效
靖難兵至揚州指揮王禮以城降守將崇剛監察
御史王彬死之
時諸將分屯鳳陽淮安以遏燕兵　文皇欲從
淮安取道渡江遣使馳馬檛殷殷割使者耳鼻
授詞答　文皇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
文皇竟不得道淮安欲從靈壁出鳳陽渡河風
陽知府徐安諜知拆浮橋絕舟楫拒守亦不得
渡　文皇遂竟趨揚州時御史王彬巡江淮駐
揚州倚任指揮崇剛練兵繕城爲守禦計剛聞
燕兵至晝夜不解甲指揮王禮欲降燕彬知之
執禮及其黨繫獄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
隨燕兵飛書城中令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
右憚力士莫敢發禮厚賂力士誘其子

出會彬解甲浴爲千戶徐政張勝所縛昇至城
上投燕兵中不屈死之政遂出禮等于獄與江
都知縣張本開門降剛亦不屈而死

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勢將犯　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
苦而不予之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
除大難　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　詔下京城
內外臣民慟哭

遣禮部侍郎黃觀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入援兵

入援

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璡率兵勤王

遣慶城郡主使燕軍議割地罷兵不聽

北兵漸迫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稍緩之遣
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召募丁壯當畢集
北軍不長于舟楫相與決戰江上成敗未可知
上善其言乃以太后命遣郡主往以割地分南
北爲請　文皇曰此特欲緩我師耳往將與諸
弟姊相見無多言也

命刑部尚書侯太轉餉淮安

六月盛庸敗靖難兵于浦子口復戰庸大敗陳瑄以舟師降燕

盛庸徐輝祖等帥舟師駐江上北兵近岸庸擊敗之　文皇欲且議和北還適高煦引胡騎至文皇大喜撫其背曰吾力疲矣兒當努力世子多疾天下若定吾以汝爲太子于是高煦戰死戰　文皇麾精騎數百直衝之[illegible]上急遣陳瑄帥[illegible]

靖難兵渡江盛庸逆戰于高資[illegible]

童俊降

靖難兵至龍潭復遣李景隆王佐茹瑺議割地罷兵不聽

景隆等見　文皇伏地納款頓首稱臣以割地講和爲請　文皇曰公等爲說客耶割地何名何爲聽奸臣計景隆等不敢對歸言　文皇必欲得泰子澄輩　上令景隆偕諸王再往言諸臣皆竄逐外郡俟執至遣來　文皇曰勿多言

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歸　上曾羣臣慟哭或勸　上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方孝孺曰今城中勁兵尚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足以固守以待援兵至內外夾擊決死一戰可以成功萬一不利車駕他幸未晚　上然之太常少卿廖昇聞茹瑺等還遂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翰林編修王艮初聞燕兵起輒憂憤不食至是亦仰藥死

[illegible]王分守京城諸門

靖難兵至金川門都給事中龔泰死之

文皇渡江龔泰與妻傅氏訣曰事至此我自今死爾攜幼穉歸否則俱溺井無辱　文皇師駐金川門泰知不可為遂投城下死高巍亦自縊于驛舍時有議開門迎納者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即殿前毆之幾死其日以兵亂輟朝瑾及冕皆自盡

答王穉開金川門納燕兵　文皇遂入城宮中火發　上遜

文皇入城　上手誅徐增壽于左順門方燕兵起增壽兄輝祖議督兵北進增壽獨以百口保文皇無他故誅之又欲誅李景隆不果急　召程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走出免難耳初　太祖臨崩付　上一小篋封鑰甚密戒以急難乃啓至是啓視之乃度牒及披剃具　上遂落髮易服從地道出須臾宮火發傳言　上崩程濟從　上每遇厄濟輒以術脫去後濟不知所終

文皇謁　孝陵遂即　皇帝位

文皇入寒義夏原吉劉儁薛嵓楊溥胡濙楊榮等皆迎戴馬首曰　殿下先謁　陵乎先入廟乎　上曰固當先謁　陵非若言幾誤茹瑺首率羣臣勸進　文皇遂御奉天殿即位瑺入賀　文皇呼謂之曰瑺吾今日得罪于天地祖宗奈何瑺叩首曰　陛下應天順人何謂得罪　文皇大悅進忠誠伯

召文學博士方孝孺草詔不屈死之

初　文皇發燕姚廣孝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有學行即不肯降幸勿殺至是以廣孝言召用之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　召孝孺草詔孝孺斬縗而見悲慟徹殿陛　文皇降榻勞之曰先生無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　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　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文皇又曰先生無自勞苦　命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投筆于地又大哭且罵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戮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猷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亦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　詔收其妻鄭鄭先已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長洲舉人劉政聞孝孺死痛哭不食而死孝孺和粹貞亮事親孝愛諸友篤恩義父克勤守濟寧被誣謫戍上書

乞以身代師宋濂死夔州數百里走哭之所友皆一時名士以道義相切磋居恒常以明聖道闢異端爲已任又纂古王政欲見之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筭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所著有宗儀深慮論釋統及遜志齋集周禮考次大易扶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至成化初遺文始行于世

揭竹巨房子明堂

黃子澄齊泰方孝孺陳迪練子寧黃觀胡閏王鈍張紞鄒瑾郭任盧迥侯泰暴昭毛泰鄭賜黃福卓敬王叔英陳繼之董鏞曾鳳韶王度謝昇尹昌隆宋徵廖昇巨敬高翔徐輝祖鐵鉉姚善甘霖鄭公智葉仲惠王璉黃希范陳彥回劉璟程通戴德彝王艮盧原質茅大芳胡子昭韓永葉希賢林嘉猷蔡運盧振牛景光周璿等五十餘人仍頒示中外有軍民執至者賞以官爵戶部尚書王鈍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自陳爲

奸臣所累乞宥罪令復其官

革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年

復周王橚齊王榑爵

葬建文帝

初宮中火起皇后馬氏赴火死及　上入宮詰問　建文帝所在內侍指后屍應乃出屍于煨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　召翰林侍講王景問葬禮當何如景對曰當葬以天子之禮　上從之

贈徐增壽爲武陽侯禁錮魏國公徐輝祖

時武臣悉歸附惟輝祖不屈　上召問輝祖不出一語法司迫取供招輝祖默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　上大怒欲殺之以助戚故中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

遷興宗孝康皇帝主于　陵仍稱　懿文皇太子

殺兵部尚書齊泰太僕寺卿黃子澄

初靖難兵南下　建文帝不得已逐齊泰黃子澄于外及兵抵江干蘇州知府姚善言子澄文

武才足捍國難顧屏諸遠以快敵人胡失計至此乃急召子澄未至城陷　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族其家齊泰聞　上遜去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被執亦不屈死之

執禮部尚書陳迪刑部尚書侯太暴昭御史大夫練子寧戶部侍郎卓敬皆不屈死之

陳迪在外督軍餉過家不入聞變即赴京師

文皇責問迪嫚罵不屈與子鳳山等六人同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之罵不絕于

其子鼻舌炙食迪迪唾益指斥俱凌遲死既死于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侯太總餉淮安至高郵被執不屈下錦衣獄死暴昭初掌平燕布政司事平安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城昭出亡被執既見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至死罵不絕口

文皇召卓敬責其不奉迎乘輿敬厲聲不遜

文皇憐其才繫獄或以管仲魏徵事諷之不聽

姚廣孝忌敬必欲殺敬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
宗親略無經畫死有餘罪神色凜然夷三族
文皇縛練子寧于廷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
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
在遂放其家姻戚逮戍邊者百五十一人一時
同死者戶部侍郎郭任盧迥禮部侍郎黃魁刑
部侍郎胡子昭都御史茅大芳大理少卿胡閏
太常少卿盧原質左拾遺戴德彝給事[illegible]
之[illegible]

敬宗人經歷宋徵皆以　召見不屈死監察御
史董鏞葉希賢鄭公智河南左參政鄭居貞陝
西按察僉事林嘉猷知府葉仲惠黃希范陳彥
回遼府長史程通賓州知州蔡運俱以逆黨械
至論死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靖難　詔至慟
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率其
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趨君默曾廷瑞呂賢即
明倫堂爲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
暨六生咸以身殉

殺御史大夫景清夷其族

清　建文初曾爲北平參議　上遇之厚及

建文出亡乃詣　上自歸　上喜曰吾故人也仍

其官清恒伏利劍袵中委蛇侍朝人疑焉是日

早朝清衣新緋入先是星官奏文曲星犯　帝

座甚急至是見清衣緋　上命收之得所佩劍

清知志不遂乃躍起奮立嫚罵　上大怒命抉

其齒且抉且罵含血近前噴沁御衣　上愈怒

剝其皮實以草械繫長安門示百官而[illegible]

內自是[illegible]英疊見屢入殿廷爲厲　詔赤清[illegible]

抄及親鄰真寧一邑幾偏蔓延于鄰郡縣云

禮部侍郎黃觀翰林修撰王叔英周是修皆自殺

觀與叔英俱奉　詔募兵觀至安慶聞變謂人

曰吾妻翁氏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

日家人自京奔至言翁夫人暨二女同被執有

象奴得之索釵釧出市酒殺夫人急携二女率

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觀慟哭至李陽河聞

建文帝避位朝服東向再拜投湍流中死叔英

至廣德聞變慟哭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裾間自經玄妙觀銀杏樹下其後治奸黨妻金繫獄死二女赴井死初胡廣胡儼黃淮金幼孜解縉楊士奇周是修相約同死已而皆負約惟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畢自爲贊繫于衣帶縊東廡下後縉爲誌士奇爲傳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傳士論笑之

召淮南總兵駙馬梅殷還京

時殷尚據兵淮上　上迫寧國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招之殷得書慟哭問使者　建文帝所在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始忍俟之乃罷兵入見　上慰之曰都慰在軍乃勞乎殷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

執蘇州知府姚善至京不屈死之給事中黃鉞自殺

初黃鉞以外艱還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自撤藩籬也

鎮江指揮童俊狡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大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　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善得書與鉞對哭以死自誓鉞就父殯居廬足跡不入城邑靖難兵至江上善受　詔勤王以書招鉞鉞即日營葬畢遂至善所童俊果以鎮江降　文皇即位[illegible]善[illegible]下許百戶素權許得親于善[illegible]縛善邀賞　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屢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日或告鉞曰善款服已[illegible]鉞復瞠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吾少俟善事定獨死未晚及善死報至鉞起登栗川橋西南再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　國恩　國有難義同許身君今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入水死

執兵部尚書鐵鉉至京不屈死之

時鉉尚擁殘兵駐淮南被執至不肯屈令一顧

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

召御史曾鳳韶浙江按察使王良不至皆自殺

召鳳韶復其官不至尋加侍郎　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詞于襟遂自殺良聞　召集臬司諸印私第躊躇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遂自投池死良殮妻畢列薪于戶以[illegible]屬妾使匿友家舉火合室自焚事聞[illegible]死良分也毀印不得無罪徙其家于邊

執答王府長史劉璟下獄自殺

璟誠意伯基仲子也少負奇氣博通經史喜談兵嘗同兄璉侍父入朝　太祖奇之曰璉明秀璟凝重伯溫有子矣既而基與璉繼卒　詔璟襲爵以讓兄子薦璟偉貌豐髯論說英侃　太祖愛之欲令在左右傚宋制授璟閤門使且金書除奸摘佞四字于鐵簡賜之令糾正不法時都御史袁泰奏事忤　旨璟當大廷擊其項舉

朝憚之咸欲其遠去共薦授谷王長史之國宣府璟嘗至燕與　文皇奕璟勝　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不敢不讓不可讓處亦不敢讓也靖難兵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能用令參李景隆軍事又不見信景隆敗璟陷氷幾死奔還養病　上既登極璟卧家不起　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別姻親餞之或曰　主上神武何遜唐文皇公爲魏徵可也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　上語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叛字遂下獄一夕辮髮自經死

宥前御史尹昌隆以爲北平按察司知事

初靖難兵南下昌隆上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有周公輔成王語不若罷兵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舉位讓之猶不失爲藩王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雖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是按名

捕治奸黨昌隆將刑當陛大呼曰臣曾上章勸以位讓　陛下奏牘尚存可覆案也　上命停刑閱其奏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可免酷禍　朕亦無此勞苦也　詔貸其死

焚建文時章奏

上以建文時羣臣封事干通　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因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修撰李貫獨頓首曰臣貫實無　上曰爾以無爲美耶食其祿當任其事　國家危急官近侍者無一言可乎後貫坐累繫獄十年死

王鈍罷張紞自殺

上召戶部尚書王鈍曰爾向輔建文間　朕骨肉今何顏耶鈍頓首謝遂　命致仕　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顧侍臣太息曰只爲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　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爲此紞懼退而自經

以陳瑛爲副都御史

時窮治建文諸臣瑛恨湯宗首論死

丁丑作奉天殿

舊殿爲建文所焚至是改作殿之西

七月大祀天地于南郊

大赦

降封允熥爲廣澤王允熞爲懷恩王允熙爲敬惠王

幽建文帝少子文圭于中都後不知所終

八月命歷城侯盛庸安戢山東都督劉貞鎮守[illegible]東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鎮守陝西都督韓觀練兵江西西平侯沐晟鎮守雲南

以寇義爲吏部尚書夏原吉爲戶部尚書黃福爲工部尚書

初建內閣以解縉胡靖爲侍講編修楊榮爲修撰黃淮楊士奇爲編修金幼孜胡儼爲檢討並直文淵閣

直文淵閣者入內閣預機務出納　帝命奉陳

規諫獻告讀酬檢點題奏擬批荅以備顧問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

九月大封靖難功臣

丘福淇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成陽侯陳圭泰寧侯鄭亨武安侯孟善保定侯火眞保安侯顧成鎮遠侯王忠靖安侯王聰武城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房寬恩侯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濟襄成伯張輔信安伯唐雲新昌伯譚忠新寧伯徐嚴應城伯房勝

昌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劉才廣恩伯加曹國公李景隆祿一千石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陳餘將士論功陞賞有差

追封故都督張玉榮國公故都督金事陳亨涇國公故指揮使譚淵崇安侯皆世襲

詔諭四夷

贈前燕山右護衛百戶王眞金鄉侯

徙封谷王穗于長沙

廢廣澤王允熥爲庶人

冬十月寧王權來朝改封南昌

寧王入朝相見甚歡因請改南土初欲得蘇州上以圻內不許又欲杭州　上曰五弟初封錢塘　皇考不可改開封建文無道封其弟允熥竟不克享建寧荊州重慶東昌皆善地惟弟擇焉寧王得書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　上大怒王不自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臥城樓乞封南昌　上不得已即藩司為府封王南昌

[illegible]　高皇帝實錄

以僧道衍為左善世

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

立妃徐氏為　皇后

以北平布政使郭資為戶部尚書保定知府雒僉為刑部尚書仍各掌司府事

陳瑛請追論建文死事諸臣不許

瑛疏建文死事諸臣未經逮繫誅戮者請追治之　上曰彼食其祿當盡其心勿問又曰諸臣

盡忠于　太祖故盡忠于建文但惡其導誘建
文變亂成法耳

十二月以李至剛爲禮部尚書

時月當食不食至剛請率百官賀　上曰王者
能修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迺
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耶勿賀

國史紀聞卷之四　終